

桑梓有靈

王才兴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dpne.com

桑梓有灵

王才兴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桑梓有灵 / 王才兴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190-1607-4

I. ①桑…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3646 号

桑梓有灵

作 者: 王才兴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张 山

复 审 人: 邓友女

责任编辑: 曹艺凡

责任校对: 刘 昕

封面设计: 西 子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77 (咨询) 85923000 (发行)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caoyf@clapnet.cn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607-4

定 价: 35.00 元

时光的打捞（序一）

丁 一

我的挚友王才兴是一位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机关干部，20世纪60年代出生在无锡与苏州相邻的偏僻江南小村朱米山，他的吴侬软语中带着浓重的苏州口音。他的行事风格总是那么质朴那么踏实又是那么谦虚，身上总离不开农村人的影子，但更多的是文人的血性，这从他嗜酒的状态便暴露得一清二楚。与王才兴交往不多却觉得神交已久，见面时就像老友重逢，总有一种亲切萦绕在心，是文字上的更是心灵上的。

王才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通过高考被苏州大学中文系录取，几年大学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读下来，文字功底和语言基础自然都十分扎实。然而，由于长期在机关从事文秘工作，习惯了官样文件和代领导作笔的发言和总结稿，每天都被大量的事务缠身，分不出多少精力去种植文学创作这块精神食粮的自留地。直到天命之年，魂牵梦萦了数十年的文学梦变成现实，近几年来

他的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终于义无反顾走上文学创作之途，并且一发而不可收，一篇篇散文佳作在他的笔下诞生得活色生香。可以这么说，以他现在的年龄在文学这个圈子，出道已属很晚，但大器晚成出手不凡，在无锡地区的作家群中，他的散文不比一些早出道的作家逊色。前不久无锡市惠山区作家协会召开会员大会，增补王才兴为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散文创作成果得到了作家们的普遍认同，在惠山区的作家队伍中名至实归。相比如今许多在位的作家，文字日益光滑而空洞，已经难以提供给读者更质朴、诚恳的经验，远离生活也远离敬畏和诚实，即使写得再宏大再庄严，也不过是一种心灵的造假。而王才兴对生活和历史敏锐的思考，对写作保持着深沉笃定的敬畏和清澈见底的诚实，这些品格正是散文写作的核心价值。

王才兴是可以称之为散文创作现象的。

追根溯源理由只有一条，除了他见长的文字功底，更重要的是他勤勉不怠写得很正，所有题材都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这非常难能可贵。前不久，他通过 QQ 邮箱发来散文集《桑梓有灵》样稿，他克让允恭让我作序，承蒙厚爱我很欣然，恭敬不如从命。这部书稿中，共收录了《往事》《风情》《人物》《呓语》《物语》五个专辑，其中前面四个专辑录有 50 篇散文，《村里的树》《竹刀》等数篇，我曾编发过，在北京的《华夏散文》月刊上发表后，得到全国读者的好评，都说王才兴的散文生活底子厚实，文风朴素语言老道，建议刊物应多发这样的好散文。虽然王才兴的行文规矩我基本是熟悉的，但收到这部文稿我还是前后认认真真读过两遍，而且读着读着就入迷了，沉醉在他的文字里。自尊，是一切原创思想的源泉，王才兴的文字自尊体现在地

道的家乡味之中，他的文字来自于内心的自省，也为他散文创作中的自律提供了保障。在我文学编辑的职业生涯中，能读到生活底子如此厚实文笔又如此朴素的文稿，就是好文章了。

散文的语言十分重要。要求语言的表达以口语为基础，淡扫蛾眉清新自然才能达到优美洗练的文字效果。王才兴笔下的《浣浴》便是一例，浣浴是江南人的口语，翻译成京话也就是洗澡：到了冬天，乡下人不常浣浴。谁家浴缸烟囱“炊”烟袅袅，睦邻便知道主人家在烧浴汤，关系融洽的就会抱了衣服上门来浣浴，叫“趁汤下面”。但他们都会抱着几个稻草，这是村里的礼貌和传统，就像现在的潜规则，显示不揩油，不占便宜。遇到村里大人开了夜工出了汗，如脱粒轧稻后，就会各自一手抱衣，一手携带稻草，前往烧浴汤的人家去浣浴。而烧浴汤的常常是大气又好客的主。男男女女七八人，坐在地上，屁股下垫着稻草，聚在逼仄的浴缸间，说着荤素搭配的段子，嘻嘻哈哈，没有顾忌，没有邪心，一个个依次轮流浣着。轮到最后一个，夜已深沉，浴缸里早已浑浊不堪，但却没有丝毫的怨言和不满，还戏谑“浑水里汰萝卜，越汰越白净！”读者读到了这样的文字，难道不是一种享受？难道不想自己也前往烧浴汤的农人家里去浣一把浴，体验一下那浑水里汰萝卜，越汰越白净的滋味！活脱把江南农村的一个生活场景写成了永恒，这是江南最后的呐喊与歌唱。

真知真见真性真情是散文的灵魂。那《孵太阳》中的殷婆婆，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殷婆婆唯一的女儿嫁在浙江，每每浙江回来，总有那香甜的炒山芋干带回，让我分享。这年春节，殷婆婆到浙江女儿家去了。春暖花开，我一直去她家门口转悠，盼她回来，融融的春意里，她低矮的小屋，屋前泥地杂草丛生，满

是缝隙的木板门，紧锁着，门锁锈迹斑斑，成褚黄；夏季到了，她还是没回；冬天孵太阳的日子到了，我终于没有见到她。老人们照旧在墙角下，暖洋洋，懒洋洋，孵太阳。没有殷婆婆的唠叨声，好婆她们的瞌睡似乎没有以前香甜；没有她脚炉里的煨黄豆，孵太阳，我提不起劲。”童年的往事在他的笔下被描绘成一种淡淡的孵太阳时光，一种对殷婆婆浓浓的思念之情，老到辛辣的笔触跃然纸上直抵心灵。

王才兴笔下的人与事十分普通却令人难忘。

“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好的散文是发自内心、真实平淡的。”我国已故乡情作家汪曾祺如是说。南京作家苏童对散文写作也有约定的原则：写人不能忽略作者对记叙对象的情感深度，散文中的人写得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你平时对人的观察是否细致深入，如果说这是老生常谈，那么，另外一点容易被忽略的是你对记叙对象的情感深度。以情感人是永远不过时的写作法则，要努力把你的情感融进文学中。不要掩饰你的情感，真诚的情感融入是最能打动人心的。王才兴熟悉的父辈祖辈们，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社会最底层的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垒地、下种、莳秧、耘田、洒药、收割、脱粒、翻晒、开砻（碾米），生生不息。他们流血流汗，几乎都为粮食而生，为温饱奔波。朱米山的村人，夏天，大多袒露着被暑阳烤得发亮的胸膛，黝黑而刀刻似的脸膛上写满了岁月的痕迹和沧桑。冬天，常常是稻草绳腰间束紧，白天晒晒太阳拾拾狗屎，天一黑就钻进破索索硬得像铁一样的老棉胎被窝早早睡了逃俄。无论春夏秋冬，村上的劳力总是挑着泥篮和粪桶，终日默默行走在田埂上。而那些村妇，从小唱的是芦花花，毛毛草，二八姑娘各自嫁，

走不尽的田埂路，妈妈家到婆婆家。他们始终匍匐在饥肠辘辘的边缘，和饥饿挨得最近。糠菜半年粮，许多日子以南瓜、山芋、稀粥、糠饼代粮。许多农人，长时间吃着南瓜山芋，瘦成了山芋干似的。那篇《依依墟烟》就是最好的写照：记忆里最温暖的是烧煤球。父母利用早晨和深夜时间，做些竹匾，到苏州市里，走街串巷，换得城里人多余的粮票和煤球票。从苏州运回的煤球，要到冬天燃用。在冰天雪地的冬日里，生着煤球炉，家里暖烘烘，也有了充足的热水，而围坐在炉火旁烘手的日子，简直是一种幸福和奢侈，给人无限的温馨。

散文写作的观念，即散文的内容和对象是散文作家的感情体验。那篇《粮食啊粮食》便是散文感情体验的极致。王才兴把农村的日子写得上天入地：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吃不饱，鲁迅在《社戏》里描述，偷食阿发和六一公公家蚕豆里情景，村里的孩子似乎都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夕阳西坠，放学后的我们，提着竹篮镰刀，在田野里晃悠，似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玩耍和寻找食物上。青涩的眼光，如同觅食的鸟眼似的敏锐。农人家的蚕豆、山芋、黄瓜、番茄、萝卜，仿佛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摘来生吞，在偷和吃里，寻找快乐刺激。六月里，隔壁村桃树上的“生毛桃”，像梅子般碧青，我们像猴子似摘下，塞进嘴里，没有甜味，只有青涩的酸味，吃得口水直流。瓜果都是皮包着水，吃下去在肚子里根本存不住，撒泡尿，咕噜一滑就空了，它们永远无法填饱我们肚皮那个幽幽的黑洞。田埂两旁，栽满稻秧的水田中，常有青蛙，泥鳅等光顾，一旦进入眼帘，我们穷追不舍，捉住了，放在裤管里，卷几下藏好。回家用剪刀，开膛挖肚，在饭镬上蒸了，喷香鲜美。我生长在城里，记忆中的童年和王才兴所描写的童年

有很大区别，没有见到过成片成片宽广的田野，也没有在墙角撒泡尿的记忆，更谈不上捉了青蛙、泥鳅开膛挖肚放在饭镬上蒸；那些蚕豆、山芋、黄瓜、番茄、萝卜等农产品，永远只知道它们是端上饭桌的美味佳肴，却从没想过它们是什么来历；而且永远也分不清什么是韭菜什么是麦苗。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让我们上山下乡，彻底改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资产阶级生活面貌，也许很有必要吧。

喊火烛倒是一定会出现的，小时候我住在棉花巷那条高墙深深瘦长得见不到头的巷子里，每每冬夜，便听能听到那“笃、笃、笃”由更夫敲打开竹管声响，那悠远而绵长富有韵律的声音，仿佛瞎子阿炳在拉着他的“二泉映月”远而及近向我走来，正如王才兴所描写的那样：冬天的晚上，农事清闲，家家入睡很早，我们都蜷缩在被窝里，躲避肆虐的寒冷。七点过后，“笃、笃、笃”，冷寂的村庄外传来竹管“笃、笃、笃”的声响，由远而近。喊火烛的“腊开”，操着沙哑的声音来了。从北边的村庄一路喊来，到我们村，是最后一站。“寒冬腊月，火烛小心，夜夜当心，水缸满满，灶仓清清”，随着叫喊声，细心的村人，即使上床睡了，也会去灶门口看一看有没有火种，再将灶仓门口补扫一把，看看前门后门有没有关紧，村人知道，穷困的家庭已无法承受任何的劫难，一切都要小心安全。不过，城里人却不会去灶门口看一看有没有火种，将灶仓门口补扫一把，看看前门后门有没有关紧。因为城里人是烧煤球炉的，那更夫的叫喊自然也就改成了“寒冬腊月，小心火烛；大门关关，提防贼偷。”

《药香》和《猪事》两篇散文堪称经典。

《药香》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我拎着晒干的药草，揣着兴

奋，步行二三十公里的泥路，把干货送到镇上的药铺，变钱，几角、几元不等。那药铺店的老板，矮小得不足一米五，戴着金丝眼镜，说话带口吃，结结巴巴：金、金钱草，两、两角两一斤。我内心觉得好笑，但不敢笑出声。我知道，先前的辛苦，只有通过他才能变为现钱。别看他哼哼呵呵，一团和气，内心有他的小九九。那光滑的小秤杆，称出的分量，永远比家里称的斤两少。计算钞票时，永远是四舍五入的方法，总比我的预算少几分或几角钱。无奈，还是接受被克扣的现实。店铺主人表面很热情，每次完了买卖，总会推荐可以入药的材料，桑葚、鸡黄皮、橘子皮、楝树果、甲鱼壳、地鳖虫、知了壳、肉骨头等。这些东西，一年四季都可以捡觅到。这样的描写是可以不分年代的，文字里的咬劲十足，即使生活在唐宋元明清，也一定是这个样子。卖药材的过程被描写得既可爱又心酸。《猪事》中的场景是在我下乡插队后才遇见过，卖猪的场面轰轰烈烈。每月初二，是收猪的日子。近百头被稻草绳捆绑的猪猡，横七竖八躺着，挺着大肚子，新鲜出炉的猪屎猪尿冒着热气，和人的嘈杂声、猪的号叫声混合在空气里。卖猪人不断向收猪人递着蹙脚的香烟，哈着腰说好话，努力想把猪推销给他，早日变为现钱补贴家里开销。收猪人嘴上叼着烟，耳朵根塞满了烟，一脸严肃。他沉着老到，不动声色。精明的他知道，主人在半夜把猪肚灌得满满的。他故意拖延时间，要让猪猡拉了几大泡尿尿之后，才不紧不慢地开始他的绝活。他眼光一扫，用手拍拍猪身，用脚踢几下，似乎能立马判断出猪的出肉率。手下人用大木秤称好猪的斤两，他开始挥舞手里的大剪刀，在猪毛上“簌簌”几下，留下猪规格等级的记号。总共不到一小时，他就大功告成。收下的，欢天喜地，嘴里夸着收猪人的眼光，数

钱回家；退回的，垂头丧气，把猪抬回，一脸悻悻，仿佛做了亏心事，失了尊严。王才兴用自己的眼睛，通过不同的视角与社会和记忆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散文是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力量，散文的意义是把时光打捞进文字。

散文泰斗巴金说：“我的任何散文里都有我自己……我是怎样一个人，就怎样写……心口相应，信口直说……反正我只是这样一个我”，说的是表现自我。写真实的“我”，是散文的核心特征和生命所在。那篇《我的父亲母亲》散文的核心特征就非常特出，在《桑梓有灵》中同样不能忽略。每个人都有父亲母亲，由于每个人的父母的社会背景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有着千差万别，因此子女对父母的情感表达也有着量与质的区别。王才兴笔下父亲被描述得活灵活现，既有点滑稽又让人同情更令人唏嘘：父亲和母亲拌嘴，常数落母亲是“文盲”，那神态不无得意，满含对母亲的鄙夷。父亲念过一年半书，7岁时，在邻村上过半年私塾，后来交不起学费，只能辍学；新中国成立后又念过一年速成班。村里同辈的识字人少，念过一年半书的父亲俨然以读书人自居，常常以此炫耀，家里的长凳、扁担、竹编、梯子、蛇皮袋、热水瓶等农具家什，父亲都会用我的毛笔墨汁歪歪斜斜留下“王启德用”的墨迹。房内五斗橱抽屉里，父亲永远备有一本硬抄本和一支圆珠笔，封面上写上“毛主席万岁”以及他的大名，里面密密麻麻记载着一些陈年旧账，某年某月，捉小猪一只，某年某月，卖猪收人民币45元，某年某月吃喜酒出礼5元等等。再有，就是一些外地亲戚的详细地址。后来，家里安装了电话，父亲的笔记本上，就多了许多的阿拉伯数字和留有許多错别字的亲戚姓名，甚至，挂在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父亲也用圆珠笔写上了：“5月8

日换煤气”，令人啼笑皆非。

散文大多是自由散漫的文字，如泰戈尔所喻散文像涨大的潮水，淹没了沼泽两岸，一片散漫；亦如汪曾祺所说，散文具有大事化小的功能。散文在许多时候拒绝阐释，面对散文我们也许更多的是做一个不以阐释代替阅读乐趣的读者。散文的技术特征和经营迹象并不突出，需要用心体悟。2008年第4期的《文艺争鸣》曾刊出过散文理论家，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博士、教授谢有顺的一篇《散文是在人间的写作》中写过这样的话：现代社会正在使我们的感官变得麻木。尤其是在城市里，我们所看见、听见的，吃的、住的、玩的，几乎都千篇一律，那些精微的、地方性的、小视角的、生机勃勃的经验和记忆，正在被一种粗暴的消费文化所分割和抹平，没有人在乎你那点私人的感受，时代的喧嚣足以粉碎一切，甚至连你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这些最本质的东西，都可能是被时代的暴力作用过的，它早已不属于你个人：你到一个地方旅行，可能是置身于一种复制的人造景观的空间假象中；你接到很多短信，朋友们向你表示节日的问候，可这样的节日（时间的象征符号）和你的生活、历史、信仰毫无关系。我们正在成为失去记忆的一帮人，而在失去记忆之前，我们先失去的可能是感觉，正如我们的心麻木以前，我们的感官系统其实早已麻木了。我想起几年前的一次乡下之行，傍晚的时候，看到暮霭把万物一点点地吞噬，才猛然发现，自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真正原始的黄昏和凌晨了。

如今，散文界有一种远离事物、细节、常识、现场的写作，正在成为当下的主流，写作正在演变成为一种抛弃故乡、抛弃感官的话语运动。这种写作的特征是：向上。仿佛散文写作只有和

天空、崇高、形而上、“痛苦的高度”密切相连才是正途，而从大地和生活出发的一种向下的写作，则很容易被轻视。殊不知向下的写作向度更重要，因为故乡在下面，大地在下面，一张张生动或麻木的脸在下面，严格地说，心灵也在下面。它绝非是高高在上的东西。散文只有和在下面的大地和心灵结盟，才能获得真正的灵魂高度，才能获得散文的尊严和生命力。可喜的是在《桑梓有灵》的那些散文里，诸如《捉黄鳝》《黑夜沉沉》《苏州娼嫖》《朋友阿昌》《猫的浪漫生涯》《粮食啊粮食》《被咒死的好婆》《想起农家宝》《当兵》《薛典老街》《晾干的记忆》《木杆秤》《搓草绳》《老师啊老师》《“泼皮”素描》等等，都几乎是贴近地气的原生态的宣泄与表白，这非常难能可贵。

散文是最长情的厮守，不缺魅力。王才兴的散文创作还刚刚开始，相信他在日后的创作生涯中，会写出更多更好的散文和其他文体的作品。王才兴还很年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年轻就是财富就是资本，特别是他的创作半径还没有达到所设定的范围和长度，他会一篇又一篇的写下去，而且会以一本又一本的文学新著，来告慰自己的人生告慰朱米山的生活。

多语了，是为序。

（丁一，中国散文家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任职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王才兴其人其文（序二）

馆 白

惠山肇兴，王才兴入值区委办，有幸和他共事有年，平时彼此忙于公务，绝少谈及文学创作这等雕虫小技，因而只知道他擅于“炮制”领导讲话、工作总结之类的公文，竟然不知他也是“文学青年”，艺事称能。直至今年春节后不久在江南晚报上读到他的散文《孵太阳》后，才留心关注他的作品，近日，妻在网上帮我找到他的一些新作，拜读之余，深深感到相见恨晚矣。先是惊讶，继而是惊喜，再者是惊叹，末了，又竟然使我这个从不搞文学评论的门外汉，也禁不住要饶舌几句。

（一）

王才兴从小生活在乡村，生于斯，长于斯，对于生他养他的那块故土，他不仅有着深深的眷恋，而且对于他所熟悉的父老乡亲更有着一种铭心刻骨的爱。他的作品从关心关注现实入手，专

写一些普通人、“小人物”的凡事琐事和生活状态，通过他笔下的人物，用文字呈现和寄托一种悲悯情怀和人文关怀，以及对人生、对生活、对生命的道德影响与价值判断，寓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在平凡中揭示非凡。《孵太阳》《涩浴》《行亲眷》《唱乡巷》《猪事》《竹刀》等等作品，大致都反映他的这种审美情趣与视角。

表面上看，这些土得有点掉渣的作品不值得我们投去关注的一瞥，其实不然，文学的本源来自于大地，来自于民间，根植于普通百姓之中。只有对生活有真知、有感悟，只有与百姓同呼吸、共悲喜，作品才有真正的气质内蕴，才能传播真善美，才能打动人心。《孵太阳》里的好婆、殷婆婆，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但许多人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王才兴却人弃我取，人轻我重，以他独到的视角撷取日常生活中的画面，从中发现美，简单梳洗后奉献给读者。这些土里土气的人与事，饱含了王才兴的生活积累、判断、观照、体验，也饱含了他驾驭从平常、普通乃至毫不起眼的生活中洞察人生、尊重生命、嘘唏命运的能力，更反映出他追随时代、与时代同行的“载道”情怀、责任与担当。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也是孕育优秀作品的不二源头。1980年夏秋间，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笔者有幸在京城聆听了刘白羽、魏巍、蒋子龙、李瑛、秦兆阳、李存葆、陈兴旭、卢新华、陈立德等一二十位当代名家的辅导讲座，记得他们在辅导中反复强调生活积累的重要性。王才兴的这批散文便是寄寓在深厚的生活积累之上。从邻里相处到亲友往来，从学校生活到集体生产，还有那小偷、老中医、采购员、普通社员、家庭妇女等各色人等，王才兴秉承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视作

珍宝，聚焦聚力，厚积薄发。生活的沃土滋养了他的文学情思，也因此，他的人物也好，故事也罢，笔端的才思泉水般的喷涌，而又满含沁人心脾的泥香，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字里行间，颇堪咀嚼。同时，由于他取材寻常，既不争奇猎艳，又不随波逐流，十之八九普通得再普通不过，以至粗心如我最初也忽略了它的存在。殊不知，王才兴正是通过他的文字来讴歌那些与我们朝夕相处、习以为常、可亲可爱的父母、亲友与乡邻，进而讴歌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正能量和好声音。有道是：以小见大，寓奇于常，看似平常最奇崛，为平民立传，为百姓放歌，是之谓也。

（二）

最近，王才兴托人捎来了他准备结集梓行的作品，次第读后，很快又成了他的粉丝。文学作品要感动人，帮助人们洗涤心灵，需要作家对生活有真实的把握与领悟，需要作家在记叙中有准确、生动的描写。王才兴大概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且看《苏州娉嫖》中的娉嫖：“当苏州娉嫖抖抖瑟瑟通过跳板来到岸上时，我们都汇拢过去搀扶她。娉嫖是正宗的苏州人，人长得很标致，个子不足一米五，小巧玲珑，雪白的皮肤，一口地道的苏州话，说得软绵绵，甜兮兮，大家都亲近而尊重她。她不习惯走泥路，在一高一低的乡间田埂，娇小的身影像跳舞般走到老家，已气喘吁吁。”这段不足 150 字的文字把娉嫖下船到走路回家的情景写得极具画面感。一位活生生、颤巍巍的苏州城里人的形象呼之欲出，让人立马想到沈复《浮生六记》中的芸娘。

王才兴的散文长于叙事，从《黑夜沉沉》《依依墟烟》到《铁

饭碗》《起绰号》到《朋友阿昌》《猫的浪漫生涯》《想起农家宝》等等，都律动着他叙事状物从取材到主题、从形式到内容的真才实学。《当兵》中的刘老汉的儿子，从谋求当兵到退兵到补兵再到退兵，故事一波三折，行文跌宕起伏，一如《猫的浪漫生涯》中的那只小猫，故事并不复杂，过程却有波澜，有悬念，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人意表。阅读那样的文章，有如穿行在曲径通幽的庭院中，景随步移，赏心悦目，引人入胜，实在令人大快朵颐。

文学塑造形象并非都须写一些“高大上”的人与事。那些发自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与体悟，那些个人的生活断面或遭遇转化为历史的观照，为那个渐行渐远的年代留一份真实的记录，是王才兴叙事散文的当家好戏。不管是媼媼还是刘老汉及其儿子，也无论是《药香味》中的老中医周崇德、《铁饭碗》里的隔壁邻居，抑或是《朋友阿昌》中的阿昌、第五辑《物语》里的采购员，乃至《“木腔”小记》里的“贫农代表”等，都不只是儿时记忆的简单翻版，而是一个年代的缩影和画卷。除对早已被夷为平地的小村和搬进高楼的乡邻的深情眷恋外，王才兴试图用他的文字为故乡为父老乡亲撰写成另一种文学版的村史和家史。因而，他秉笔直书，真实记录，不忌讳更不回避一些尴尬事：小偷小摸，误伤人命，诱奸憨女，那些见不大得阳光的负面，那些并不鲜见的伤痛，包括特定年代的生活的困顿、劳作的艰辛，以及身世家世都不惜曝光在太阳底下。历史就是由这样一个个精彩的片断组成。历史的眼光穿透时空的局限，文字的背后蕴藏着他详细解读的许多密码，他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版本的村志和家谱。

往事如烟，往事也并非如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幕幕动人的经历，真可谓夕阳不老，青山常在，如梦如歌的岁月倾注着